

一座县城与候鸟的相处之道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刘芳洲

立秋过后，湖南蓝山县开始热闹起来。这座位于湘粤交界处、人口43万的县城，即将迎来数以万计的过境候鸟。

世界上有九大候鸟迁飞区，其中四个通过中国。地处南岭山脉、地形狭窄的蓝山，是国内迁飞通道上最热闹的隘口之一，素有“千年鸟道”之称。秋来春往，一年之中，候鸟和蓝山县相处的日子长达5个月。

城里人为候鸟拉下电闸，“打鸟人”变成“护鸟人”，“打鸟岭”变成“护鸟岭”……当外来游客站在青山之上眺望鸟群飞越云海时，这里的人们正在用温和而特有的方式，度过与候鸟相伴的日子。

熄灯，为候鸟让路

10月下旬的一天，酒店负责人雷展接到了来自爱鸟协会的电话。对方询问能否暂时关闭酒店外墙的霓虹灯与楼顶的射灯，为正在迁徙的候鸟让路。

这家新装修的酒店紧靠广场，是县城里条件较好的酒店，装饰着整面墙的霓虹灯在夜幕下格外亮眼。

“突然关掉霓虹灯，会让人看起来就像歇业了似的。”但雷展说，接到电话，他们没有犹豫，一关就是半个月。“保护候鸟是每个蓝山人都会做的事。”

为候鸟熄灯的做法源自一个偶然。2020年9月，蓝山县城管局、林业局陆续接到市民电话，称“市政广场有大量鸟绕着灯打转”。

一番咨询后，时任城管局副局长史玉林判断，应该是强光干扰了候鸟的飞行路线，他和城市路灯照明管理所副所长全昌余决定前往广场关灯。

夜晚的市政广场总是格外热闹，人们聚在灯光下跳广场舞，商贩在一旁兜售着小吃和吸引孩子们的气球。本应在晚上“赶路”的候鸟在广场上方盘旋，久久不肯离去。

“我们跑去临时拉闸，关高杆灯。有些老百姓不理解，跳舞跳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就要关灯了？”史玉林说，“我们跟大

家解释，是候鸟迷路了，关灯是给候鸟让路，市民们马上都表示理解和赞成。”

广场四边的六盏“大玉米”形状的高杆灯率先熄灭，环绕在周围的候鸟扇动翅膀，开始飞行。三天后，城管局建立起了长期机制，晚上九点之后开始关闭射灯和大功率景观灯。

久而久之，越来越多蓝山县人意识到，头顶上的一盏灯，也会与候鸟息息相关。

今年，为候鸟关灯的计划变得更加详细。全昌余所在的城市路灯照明管理所早早行动，主动向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了解候鸟迁徙的习性。自9月22日起的约两个月时间，晚上九点后关闭15米以上的路灯2496盏，25米以上的高杆灯56盏，并且联系县城内有射灯和霓虹灯装置的商户，倡导他们适时关灯，为候鸟让路。

打鸟人变护鸟人

立秋之后的100天里，蓝山县上洞护鸟队队长欧阳荣举每天都要在候鸟保护站值守。白天宣传护鸟法律法规，晚上则要打着手电筒在山间巡逻。

他所在的毛俊镇上溪村上洞自然村地处山坳。秋后强劲的北风从此吹过，候鸟顺着气流向南迁飞，站在村庄后的山腰处，几乎能与候鸟“撞个满怀”。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个村庄在过去有个不光彩的称号——“打鸟岭”。

“以前我们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打鸟，我也不例外。”欧阳荣举说，每家甚至都划了一块“地盘”，山上设置了100多张捕鸟网，有人一晚上可以捕鸟1000多斤。

2013年起，护鸟宣传走进上洞村，可村民当时并不买账。

“很多人都说，我们靠山吃山，祖祖辈辈都打鸟，不让打鸟意味着失去了很大一笔经济收入。”欧阳荣举说，当时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做工作，也无法熄灭晚上捕鸟的灯光。

2016年，时任上洞村党支部书记谭云福筹建起了上洞村护鸟队，决心扭转村民观念，摘掉“打鸟岭”帽子。

白天，护鸟队上门宣传护鸟法律法规，上山查看是否有捕鸟工具；夜晚，队员们则轮流在候鸟保护站值守，并在山上巡逻，劝阻非法捕鸟行为。

在耐心细致劝导和日益加强的管理下，不少曾经的“打鸟人”都加入了护鸟队。他们熟悉地形，眼光独到，看鸟看得准，看人更看得准。

“在县里的几支村级护鸟队中，曾经的‘打鸟人’给护鸟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蓝山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股股长蒋从武说，“有时候我们在山下远远地看到一束灯光，都找不到上山的路，只有打过鸟、熟悉地形的村民才知道哪里可能会有人打鸟，怎么上山找到他们。”

近年来，蓝山县林业局陆续成立了3个候鸟保护站和4个村级护鸟队，吸引了一批“打鸟人”主动转变为“护鸟人”，一些曾经的打鸟地点如今成了观鸟平台，护鸟队员也当上了候鸟保护的“科普员”。

“现在我们将护鸟写进了村规民约，全民都在护鸟，‘打鸟岭’已经变成‘护鸟岭’啦！”欧阳荣举说。

索人鸟和谐

与鸟相处，是蓝山人生活的一部分。

“候鸟一年比一年多。”这份蓝山人的共识中，有欣喜，有新的困惑，不变的是与候鸟和谐共处的追求。

从事野生动物保护20多年的蒋从武难以忘记，2021年大年初一，高阳村村支书带着一只“捡”来的猛禽来到了县林业局。

“那是一只凤头蜂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还是第一次在我们这里见到。”蒋从武说，村支书在水库边发现它腿部受伤，便把它送到了林业局寻求帮助。蒋从武紧急查阅了资料，特意买来牛肉精心喂养。精心养护和观察一周后，又把它带到水库边放生。

“近几年我们经常收到类似信息，很多老百姓会捡到一些受伤的候鸟不知道如何处理，送到派出所等单位，再转交到我们手上。”蒋从武一边喜于群众对候鸟的保护意识提高与候鸟种类的不断丰富，却也发愁林业局没有专门的救助站和

专业人手，偶尔救助失败，总令他沮丧不已。

在村里护鸟的欧阳荣举也有被候鸟“伤害”的时候。

“候鸟越来越多，说明我们的工作真的有了成效，但地里的粮食就扛不住了。”欧阳荣举说，2018年，他用于制种的高粱地几乎被候鸟“吃了个精光”，面对这种情况，农民只能让步。

可喜的是，靠山吃山的村民，因为候鸟找到了另一条出路。

在海拔1400米的四海坪，经过开发的云冰山景区已成为观赏候鸟的“打卡地”。游客站上四海坪候鸟保护站，不仅可以看到南岭山脉的青山绿水与缥缈云海，更可以欣赏到列队的候鸟如同同一簇簇白色的海浪，一泻千里的壮观景象。

“候鸟保护与旅游间的脉络被打通，很多老百姓开始吃上‘旅游饭’，产生新的收入来源。”蒋从武说。

保护候鸟就要离候鸟远一些，这是长久以来与候鸟打交道的蓝山人明白的道理。在这条“千年鸟道”上的人们，还在不断探索与候鸟和谐共处的更优之道。



山西运城：加固大坝 修复生态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池东侧的鸭子池，是历史上保护盐池的蓄滞洪区。2020年以来，运城市把鸭子池水生态综合提升工程列为“1311”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大坝加固、水生态修复等。未来，这里还将进行环湖路及景观工程，打造湿地公园。图为11月25日，施工人员在鸭子池水生态综合提升工程现场加固大坝。

人民图片

山东东营：首家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中心落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化石能源的大量燃烧导致近地面处的臭氧浓度持续增加，打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成为“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重点打好的三个标志性战役之一。

山东省东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东营市以石化产业为主的现

状，如何定量分析、有效监测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特征，助力推进污染物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协同推动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全面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成为东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挥发性有机物(VOCs)手工监测主要包括57种非甲烷烃类(PAMS物质)、13种含氧

挥发性有机物(醛酮类)和非甲烷总烃(NMHC)。由于物质性质特殊，要求手工监测人员需要具备精益求精、勇于奉献的专业素养，东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抽调四名技术骨干专门从事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监测工作。

东营生态环境中心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手工监测团队成立后，工作人员多次往返

北京与仪器厂家技术人员反复沟通，并邀请实验室专家现场指导，最终团队在反复试验中制定出了较为合理的设备升级方案。为加快完成前三季度70种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任务，团队加班加点做好仪器空白调试、数据实时监测、仪器操作简化流程论证等工作，最终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东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也因此成为东营第一家具备了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手工监测定量分析能力的实验室。

下一步，东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将继续以扩项提质、提速增效为抓手，积极助力东营打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幸福感和满意度。